

流年记

乡下避暑事

牛图

过去农村入伏后,锄钩挂起,农活相对轻了,但是天气炎热,加上一天三顿烧火炕,草房低矮闷热,纳凉避暑困扰着村民们。

最难耐的是中午,家里火炕烧得如火炉子,吃了饭,不怕吵闹睡觉痛快的男人们,拿着草帘子、草墩来到门前或者村边的大槐树下,躺下,摇着蒲扇,拉着呱儿,很快进入了梦乡。我家门前曾有一棵高过屋顶的芙蓉树,枝繁叶茂,芙蓉花开,香味四溢。坐在一片阴凉下,风、香融合,身心瞬间静谧下来,这儿是东邻西舍纳凉的好地方。不怕吵闹的,拿一块门板,放在门楼底下,南来的风儿吹着满身汗水,慢慢地进入了梦乡。入睡慢的父老,刚刚躺下,猪吼狗吠;闭眼加劲睡去,苍蝇在脸上展翅伸腿,蚊子来叮咬。干脆起来,结伴去水库或者石井(打石头后形成的大坑,经雨水灌满后便成了石井)洗澡,洗够了,躺在石井边的槐树下,小憩一会儿。热了再洗,一直洗到上工了,才恋恋不舍离开。除了寻找阴凉地,空闲房子没烟火,也算避暑的好地方,喜欢打扑克下象棋的会早早占了,玩一中午。

为了解闷,主妇们尽量选在早晨做饭。提前烩一锅饼子或者一锅地瓜干,放在通风阴凉处,每天早晨躺着吃。早饭后,把干粮放在锅里,中午晚上吃凉饭,就着咸菜吃饼子喝凉水。吃硬干粮,没个汤水,叫干吃。有时候来客了,没办法那才动锅,烧火做饭。

天热汗多,要不断补充水分。喝糖水成了村民很向往的一件事。当时一包糖精八分钱,家家都买。去井里打一桶凉水,放上七八粒糖精,那水初喝甜得诱人,细品带着一丝苦味,但终究是甜的,喝着痛快。大家在槐树下一边乘凉,一边喝糖水。一会儿,一桶糖水就进了肚子。糖水只解一时之渴,喝下去,很是凉爽,可是一会儿又感觉口干了。挑不动水的老人,拿着一个系绳子的瓦罐,在井里灌满水,放进三粒糖精,搁在阴凉地儿,渴了抱起瓦罐喝几口。村民知道,不断补充水分,可以防止中暑。

那时候的水井高贵,一个村子就那么一两口井。有的小伙子晚上挑着水桶,打几桶凉水,挑到井旁边无人处。脱光了衣服,将凉水从头顶往下浇灌。这叫冲凉水澡。洗完后,挑着一担水,吱吱呀呀回家。

晚饭后,家家点上熏蚊绳,关了门,拿上草帘子、凉席去村外河边沙滩乘凉。蚊子阴历七月十五前都往村里去,寻找人畜,好饱餐一顿。村外开阔的沙滩自然引不起蚊子们的兴趣,再说,这儿风大,不利于蚊子活动。经过雨水冲洗的沙滩,细腻干净,它将太阳投射过来的热量吃进肚子里,风吹过去,沙滩外表凉爽,内里还热乎乎的,绝无湿气,坐上去或者躺上去,软绵绵的如现在的席梦思。街坊邻居自然组合,形成一个个乘凉小组。来到沙滩,先去河里洗透身子,再在沙滩乘凉。河里活跃着孩子们,这边男孩子,那边女孩子,不时从河里飘来嘻嘻哈哈的欢声笑语。河边沙滩确是避暑的好去处。

待洗凉爽了,躺在沙滩上,继续说那些趣闻轶事,南朝北国。夜深了,陆陆续续往家走。有的嫌热,便干脆在沙滩上睡过去。睡到半宿,露水打下来。赶快将小褂搭在身上。困乏中,懒得起身,直睡到天蒙蒙亮。

要避暑,降温是最好的办法。没有电扇空调,摇扇子太累,那就想办法洗澡。男人们吃了饭,碗筷一撂,找避暑的地方去了。忙忙活活的女人们等收拾完了碗筷,喂了猪,已经八九点了。来不及去外面乘凉了,她们早准备了洗澡的温水。白天去水井里挑两担水,倒进院子中间的一个大缸里。拾掇完了家务,跳进缸里,痛痛快快清洗一天的汗水。等洗完了,外面乘凉的人刚好回来。有这么一件趣事,村东有位林婶,买了一个大瓷缸专门洗澡。林婶个矮,每次洗澡都要男人抱她进缸。男人待在门口抽烟等着,半个小时后再抱她出来。有一天,男人抱她进缸后,村里有急事请他,他匆匆走了。林婶洗好后喊男人,无人应答,试着往缸外爬,试了几次,出不了缸,便在缸里等,一直等到夜间十二点。林婶昏头涨脑,想喊人却无力张口了。男人往家走时,方想起林婶还泡在缸里,撒腿往家跑。他把有气无力的林婶抱出来,放到炕上,林婶好久才苏醒。醒来的林婶免不了给男人一番责骂。男人火了,跑出去砸了缸,说,这破缸差点儿要了我媳妇一条命,砸了!再买个跟媳妇一样矮的缸。

后来,家家买一个黑色的大皮囊,搁在平房。日头一晒,水滚烫滚烫的。直到热水凉到人体的温度,站在平房下的水槽里,淋浴,好不痛快!这算洗澡的一大进步。

有了空调电风扇,乡下避暑不再是难事。

蝉鸣泳汶河

高润武

龙口市境内的泳汶河,发源于招远罗山北麓,干流总长36公里,河道宽100米,流域面积205平方公里,其中,上游建有北邢家水库。我的家乡就坐落在泳汶河南岸。

我们村被泳汶河半包围着,上世纪70年代,孩子们的乐趣大多在这条河上。河床宽阔,河沙细而厚,河水清澈,长流不息,水里的鱼虾,成群结队地在河里漫游。河边一排排杨树郁郁葱葱,犹如列队接受检阅的士兵,威武而庄严,一株株棉槐如铺开的绿毯,将河岸遮得严严实实。秋后,将割下来的棉槐条子,经过加工可编成筐和架子车两侧的扁篓,而上游河坝上栽植的柳条,收割后编成了簸箕,筐、扁篓和簸箕都是集体创收的来源。

午饭后,大人们要休息,孩子们便结伴到泳汶河里玩。有的捉虾捉鱼,捉到了放到瓶子里;有的到河中央深水里游泳,游一会儿就开始打水仗。在水里玩够了,就到河边的树上捕蝉,渴了就到河边将沙挖出一个小坑,渗出来的水净一会儿就用手捧着喝。还有人喜欢到棉槐根下抠土鳖,装入布袋,如果顺利,一下午就能抠一小袋土鳖,回家一煮,晒干,作为药材卖给供销社,一个暑假抠土鳖所卖的钱就够一个学期的学费。或者去捉蚂蚱,一会儿的工夫就能捉满一口袋。待到太阳西下时,孩子们便到水里冲净身上的泥沙,提着各自的收获,蹦蹦跳跳地回家。

晚饭后,大人们在外纳凉,孩子们便又忙了起来,拿着手电筒,这棵树照照,那棵树瞧瞧,待发现树干上的鬣螳猴时,就像捡到宝似的那么兴奋。将鬣螳猴带回家和带子的蚂蚱放在盐缸里,过几天蒸着吃或者直接将蚂蚱和鬣螳猴放在灶膛里烤着吃,特别是带子的蚂蚱,那味道真是鲜美。

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没几年村里的玩伴们便陆续蹬过泳汶河去外地求学、工作,而泳汶河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在发生着变化。

多年后,河边上没了杨树和棉槐,河道干涸,垃圾成堆,荒草萋萋,到了夏天,仅能听到寥寥几声蝉鸣……泳汶河“病”了,它在呻吟,我的心也在痛。

可喜的是,2013年后,各级政府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执政理念,深入贯彻落实到了工作中,泳汶河也焕发了勃勃生机。上游的南山段经过砌堤、清淤、植绿、拦坝蓄水、水中栽莲等一系列整治工程,打造出城市化花园式风景秀丽的宜居区域。治理后的泳汶河,河水清澈,鱼翔浅底,野鸭也在此憩息,它们时而钻入水下,时而露出水面,时而成队漫游,时而飞向远处。恰是:碧波荡漾映荷开,锦鳞戏水乐悠悠。野鸭成群嬉戏处,夏日阳光照水怀。下游也实施了河道综合治理,两岸堤坝石砌到顶,还铺设了雨污分离排水管道,投资建起了大型污水处理厂,河堤上栽植了绿化树种,现在已是郁郁葱葱,夏日的蝉鸣声再次热闹了起来。

晨曦中,沿河两岸有人在树荫下垂钓,有的在跑步、练拳、跳舞。我带小外孙女迎着朝阳出来散步,路边树上鬣螳猴的叫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我问:“宝宝,鬣螳猴怎么叫的?”小外孙女以稚嫩的声音学:“福德喽,福德喽,福德喽。”“这个呢?”我指着树枝上正在鸣叫的鬣螳猴再问。宝宝抬头看着我,蹦蹦跳跳地学道:“鸣呦——哇,鸣呦——哇。”

徜徉泳汶河边,带着小外孙女,有晨阳相伴,赏着荷花,听着蝉鸣,细细体味夏天的味道。

诗歌港

小草苗木

宋永果

冬去春来
我离开渤海边小草沟的故乡
一棵小草的梦想
奔向充满希望的远方
不光去了平原山川
还有那黄土高坡戈壁滩上
扎下根
头顶烈日晒出条条臂膀
朋友啊,朋友
看到俺茁壮成长,你才把心事放在一旁

冬去春来
我离开渤海边小草沟的故乡
一颗小草的希望
奔向美好梦想的远方
不光去了平原山川
还有那黄土高坡戈壁滩上
扎下根
身经风吹慢慢素裹红装
朋友啊,朋友
看到俺茁壮大,你才把赞歌唱

成长路上沟沟坎坎
朋友的果园里留下我
一望无际的花
一望无际的果
我和朋友
奏响一曲曲小草苗木歌
扮靓了大自然
扮美了好生活

石磨

邓兆文

撇开出身、长相、履历
演好石磨这一角色
并不容易
除了导演、平台,还要有驴
粮食是必须的,否则就无的放矢
在磨房的世界里
每一个角色都要听话守规矩
驴拉着磨杆,磨杆带动石磨,磨碾着米
当然,石磨是主角
其它的都要围着它转
就连它碾出的米,也要有人收拾
但它没有资格喊暂停
因为它的命运从来就没掌握在自己手里

湖光

奋飞

天落在了湖底
棉朵似的白云水中漂
紫色的圆月
闪烁的星光
似喜泪欲滴
青蛙从碧绿荷叶跳下
惊畅游虾鱼
溅一串涟漪

挺拔白杨英俊帅气
垂柳照着湖镜把秀发梳理
绿树夹道
车来人往
马车拉来香甜瓜果
卡车满载新产稻米
倒影水如画
车行明镜里